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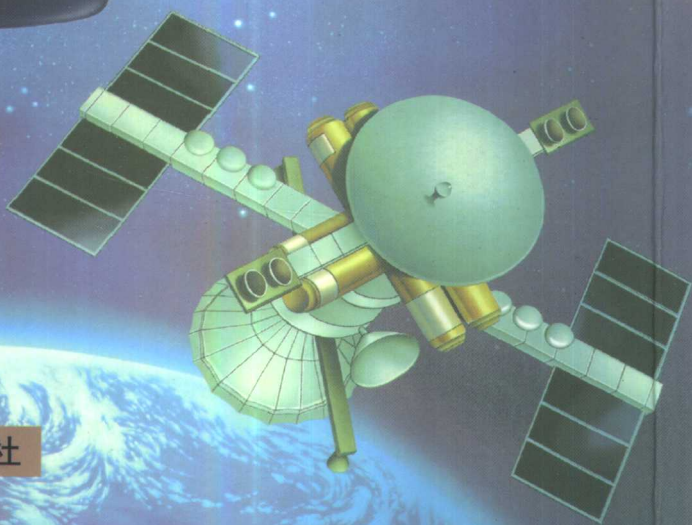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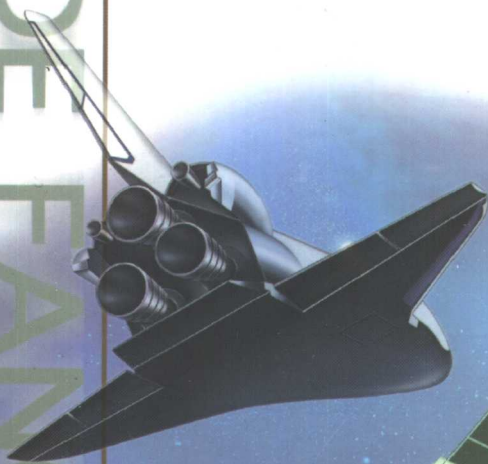


国际安全问题
参考丛书

世界的防线

——欧洲安全与国际政治

肖元恺 著



新华出版社

世界的防线

——欧洲安全与国际政治

肖元恺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的防线：欧洲安全与国际政治/肖元恺著.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5

(国际安全问题参考丛书)

ISBN 7-5011-5240-3

I. 世… II. 肖… III. 国家安全—研究—欧洲 IV. D75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3492 号

世界的防线

——欧洲安全与国际政治

肖元恺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30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240-3/D·839 定价：25.0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研讨欧洲安全问题的专著,它站在历史衍变的角度探究欧洲安全问题,把握欧洲安全与世界安全的综合关系,由此论及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成因、主权让渡的障碍和欧盟政治的核心要素,从一个新的视角展望欧洲联合的本质与前景。

本书从历史上形成的“欧洲特性”入手,其根本立意在于欧洲安全问题既是地域性的,又是世界性的,这种对立统一恰恰体现在欧洲特性里面,是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露端倪了,表现为一种本土角逐与对外扩张互为因果的复杂的历史过程。正是用这样一种研究方式,来理性地解析欧洲为什么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为什么欧洲安全问题对世界的影响要比其他地区强烈得多,为什么欧洲必须要走联合之路、欧洲联合的最后落脚点应该是防务一体化等等。

尽管从历史角度探究欧洲安全问题,但立足点放在当代,比如“后冷战时期的安全”、“欧洲军工与军售”等章节,涉及到欧洲新的安全生态环境的形成、军工企业兼并以及军工政策整合等具体问题。

本书无论从内容设置还是体裁形式,都不失为一种创新,主要表现在系统性和整体性上,层层剥笋,力争把欧洲安全问题谈得比较透彻。另外,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一方面坚持客观的学理风格,另一方面也不隐晦其本人的“中国立场”。

目 录

第一章 欧洲特性	(1)
第一节 黠武的贵族王权	(2)
第二节 冲突的多元化界定	(7)
第三节 宗族、宗教与血亲	(11)
第四节 追求财富的欲望	(16)
第五节 流动的疆界	(22)
第二章 民族国家与跨国联盟	(27)
第一节 铁血的结晶	(27)
第二节 战争新载体	(32)
第三节 分立与融合	(42)
第四节 倚重军事的跨国联盟	(47)
第三章 均势与安全的脆弱平衡	(54)
第一节 天然原则	(54)
第二节 形成中的裂变	(60)
第三节 外延的均势实践	(68)
第四章 地缘的秘钥	(75)
第一节 地理上的狭促	(75)
第二节 全方位地缘战略关系	(81)
第三节 地缘与均势	(86)
第五章 欧洲：世界安全的制动阀	(91)

第一节 登上国际舞台	(91)
第二节 从欧洲霸权到世界霸权	(96)
第三节 对世界安全的制约	(102)
第六章 法西斯主义	(107)
第一节 欧洲的“怪胎”	(107)
第二节 战争温床	(115)
第三节 尚未了断的梦魇	(119)
第七章 战争与和平	(125)
第一节 走向战争的反面	(125)
第二节 中立政策与中立区	(131)
第三节 和平与绥靖	(135)
第八章 冷战与欧洲安全	(142)
第一节 发源地	(142)
第二节 恐怖平衡的新思考	(147)
第三节 防务的独立性探求	(152)
第九章 欧洲统一的发轫与目标	(157)
第一节 联合的初因	(157)
第二节 历史的摸索	(162)
第三节 从虚幻到实际	(169)
第十章 后冷战时期的安全	(174)
第一节 变动的框架	(175)
第二节 热点的生成	(179)
第三节 种族与民族主义	(184)
第四节 经济安全与跨国界犯罪	(189)
第十一章 新政治版图的安全生态	(198)
第一节 结构的律动与安排	(198)
第二节 火药桶巴尔干	(202)
第三节 腹地南欧	(208)

第四节 中欧生死线	(213)
第五节 东欧隔离带	(218)
第六节 北欧的疆界	(223)
第十二章 共同防务与安全	(228)
第一节 早期防务联盟的酝酿	(228)
第二节 共同防务与一体化	(235)
第三节 东山再起的西欧联盟	(254)
第四节 决策机制与程序	(261)
第五节 主权让渡的突破与障碍	(270)
第十三章 新大西洋联盟与欧洲安全	(282)
第一节 “新大西洋联盟”与欧洲	(282)
第二节 实质合作与象征意义	(290)
第三节 核保护伞之重估	(298)
第十四章 俄罗斯因素	(306)
第一节 欧亚之间	(306)
第二节 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	(312)
第三节 独联体与传统势力范围	(318)
第四节 历史的陷阱	(323)
第十五章 欧洲军工与军售	(328)
第一节 欧洲当代军事工业	(328)
第二节 欧洲的军备竞赛	(336)
第三节 欧洲的军火倾销	(342)
第十六章 欧洲与世界维和	(350)
第一节 传统的宗主国情结	(350)
第二节 个项选择和全面参与	(354)
第十七章 防务范围的欧亚互动	(362)
第一节 全球一体化与区域安全	(362)
第二节 欧亚安全机制的比较	(367)

第三节 欧亚安全的相互制动	(372)
第十八章 千年轮回的未定之数	(379)
第一节 欧洲发展的综合参数	(379)
第二节 动态化的欧洲角色	(384)
第三节 整体安全概念	(389)
第四节 蛰伏的危机	(393)

第一章 欧洲特性

从古希腊罗马，历经城邦市民社会、欧洲扩张直至两次世界大战，欧洲文明逐渐形成自己的特性。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欧洲文明是希腊模式的文明，而希腊模式的文明是以“文化上的统一和政治上的分裂”之间的强烈对比为其主要特征的。^①并不奇怪的是，欧洲各国正是通过战争行为互相了解与渗透，通过民族差异的对撞打斗与兼容并蓄，形成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的文化载体，这里面沉淀着相当厚实的历史底蕴。

决不能说西方社会文明中的变动只是征服战争的结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然而，看来毫无疑问的是，从一开始战争就是统治者模式代替合作模式的基本工具。而且战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暴力在我们的文化进化从合作方向向统治方向的转变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②

^① A.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Vol. 12, pp. 170.

^② [美] 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程志民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第55页。

第一节 黠武的贵族王权

缺乏大一统的权威和秩序，是欧洲早期发展的基本特征，欧洲国家之间长期处于某种游离状态。从欧洲的君主强权政治进行分析，必须考虑在王朝传统和欧洲文明的共同框架内起作用的因素，在宗教和民族主义狂热时期很少有对扩张主义者的约束。

公元前 8 世纪，军事城邦斯巴达进行扩张的主要方式是征服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邻邦。斯巴达人受军事技能的训练，被灌输为国家服务的思想。到公元前 500 年，斯巴达成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领袖，这一同盟由希腊南部城邦组成，其地面部队超过任何其他希腊城邦的联合力量。

公元前 440 年，雅典军队在马拉松平原击溃波斯人，这是他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之一。波斯战争在西方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假若希腊人战败，其文化和政治活力很可能被断送。波斯战争后，150 多个城邦为防止波斯重新发动战争，组成了提洛同盟，雅典由于充裕的财力和强大的舰队，担当了提洛同盟的领袖。

公元前 431—404 年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战胜雅典而结束，战争中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失败。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牺牲者葬礼上声称：“我们的军事政策是向世界敞开大门。”我们“往往不费吹灰之力，便征服了保卫自己家园的异国人”。^①

在罗马人之前，凯尔特人已在高卢形成庞大的群体，但尚未有严格的统一国家组织，只是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公元前 2 世

^① 英文版《名人演说一百篇》，石幼珊译，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2 年，第 6 页。

纪中叶，罗马击溃迦太基后，发动了对西班牙内陆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征服战争，尤以卢西塔尼亚战争（公元前 147—公元前 139 年）和努曼提亚战争（公元前 137—公元前 133 年）最为惨烈。公元前 2 世纪下半叶起，罗马人开始入侵高卢北部。公元前 58 年，恺撒以援助高卢的埃杜维人为名，率罗马军团对赫尔维蒂人发起攻击，揭开高卢征服战争的序幕。公元前 51 年，罗马最后确立了对高卢全境的统治权。

军事征服是实现欧洲扩张的基本手段，像罗马通过发动战争确立并保有一个帝国。在罗马共和国成立 200 多年间征战不绝，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军事性的，皇帝是整个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罗马军队的将军，对士兵、对敌人和对共和国的臣民，几乎都可以占有并行使任何属于一个专制帝王的权利，而毫无违背宪法原则之嫌。对士兵来说，甚至在罗马建国的初期，对自由的渴求早已让位给向外扩张的希望和正当的军事训练。那位独裁者，或者叫做执政官有权征集罗马青年从军服役；有权对不听指挥或由于胆怯不服从的人处以最严重的和最带有侮辱性的惩罚，从公民中除名，没收其财产，或将他卖给人家为奴。”^①

在前期罗马帝国的长期内乱中，那些相互竞争中的军事集团的形成往往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自塞普提米乌斯·赛维鲁执政时期，允许士兵拥有家庭并在自己的军队驻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政策，使士兵与各地农民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各地的军队也开始从当地人中补充力量。军队的职业性大大减弱，地方性大大增强。

希腊—罗马文化赋予罗马帝国的军事政治以欧洲意义，皇帝屋大维·奥古斯都具有非常明确的保持罗马帝国政治统一的概念。正因为如此，他把诸如西班牙、高卢、不列颠、日耳曼尼亚、达

^① [英]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 2 月，第 61 页。

尔马提亚、马其顿等被征服地区设置为“行省”。当古罗马对波斯发动战争时，洛迪安人惧怕罗马帝国因此而过于强大，在世界上无所忌惮，所以拒绝支持罗马的战事。

罗马帝国早期传记体历史作家盖乌斯·苏·特兰克维鲁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传》中描述了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记录恺撒“不放过任何战争借口，不论它是多么不公正或多么危险，既向敌对的野蛮民族，也向同盟的民族寻衅”。^①描写帝王盖乌斯·卡里古拉时写道：“他用实战的武器厮杀，在各地兴建的竞技场上表演驾驶战车。”^②

长期的战争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结下不解之怨，恺撒在《高卢战记》中，记载了向北方高卢人进攻的历史。屋大维建立帝制后，继续向外扩张，与帕提亚在东方相争，控制亚美尼亚；西部征服西班牙山地部落，在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建立日耳曼行省。庞大的帝国又时常受到蛮族势力的威胁之中，为保护边疆的安定，需在边境地区长期驻扎军队，修筑防戍，边民的负担越来越重。3世纪的危机是4—5世纪蛮族大举进攻罗马帝国的前奏。

“直至16世纪，战争一直被视为有利于贵族的事情，军队由于其封建结构一直为贵族所指挥，而且贵族一直是从胜利的战争中得利最多的人。”^③西罗马灭亡后，日耳曼人建立了许多封建王国，法兰克王国是其最大的一个，当时就遭遇到诺曼底公国的抗衡。后者同时又牵制着英国的势力，与英国先后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争，最典型的是威廉大公与英王哈罗德于1066年10月进

① [古罗马] 盖乌斯·苏·特兰克维鲁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2月，第13页。

② 同上，第185页。

③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03页。

行的“黑斯廷斯之战”。

欧洲强权一直保持一种相对性和可变性，强权的出现是特殊强权结构的结果，也是具有某种优势的结果。而其优势力量仅仅部分地来自它自己的综合素质；另一部分是与它相比的其他国家的素质的结果。总之，欧洲的强权关系是能动的，同时也是被动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曾描述“人皆互为征战”的社会状态。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哲学则把强权追逐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尼采则主张对强权意志和强权斗争应不加以限制。

早在共和晚期和帝国初期，由于罗马的不断征服与扩张，盛行持续大屠杀之风。因为军队的强有力地位，特别是由于他们的成功和法定特权，使军人及其侍从可能进入高层社会。在军事领域，自马略军事改革后，军队成为职业兵，军队将领与职业士兵之间产生特殊保护关系，将士通过向军事独裁者宣誓效忠而成为其被保护人。军事将领招募士兵，给士兵军饷，老兵退役后分得土地。恺撒和奥古斯都曾把自治市的土地分配给军人，士兵则成为军事独裁者个人的私有财产。塔西佗曾记载，古罗马共和国处以极刑的叛逆罪有四种，“在敌国领土上擅离军队私逃”被列为首位。

可以说欧洲所有历史时期都与战争并存，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中世纪欧洲战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战争，16和17世纪的宗教战争，甚至18世纪的战争，都是在一个相同的文化结构内进行的。可是这些文化仍然未建立起一个与它的领域同样广袤的、能够阻止分裂倾向而把它们导向和平途径的共同体。

“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法国在对意大利的征服中都得不到任何合理的利益；而且，无论鹿死谁手，外国统治都将是意大利的祸根，而对胜利者也毫无益处。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当时，像后来

一样，不存在任何合理的战争根源。”^① 确切地讲，当时在欧洲，战争已变成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一种封建社会晚期根深蒂固的习俗。几乎在各国都占据统治地位的地主贵族除了进行战争，没有任何其他正经职业；并且，的确也没有任何其他正当地生存下去的理由。

从11世纪开始，为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罗马天主教先后进行了十次十字军东征。法国教士、罗马教皇顾问圣贝尔纳曾向出征的军队发表布道词，其中有一句“名言”：“刀剑不染血的人要受诅咒”。他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声称：“我主召唤你们起来保卫他的遗产，召唤你们为恢复他的荣耀和圣名而战，为你们献出生命的基督今日要求你们以生命回报。你们值得进行这场战斗，因为胜则光荣，死亦受福。”^② 朱瑟佩·马志尼1848年在意大利米兰则说：“除了战争二字，一句闲话也不要出口！”^③ 法国政治家甘必大在19世纪中叶更声言，将教育推广到前线去，使儿童、兵士与公民都能拿起刀剑，扛起枪杆，长途跋涉，风餐露宿。雨果在1878年伏尔泰逝世100周年讲话中一语中的：欧洲文明“曾服从于武力”，他期望以后欧洲文明“将服从于思想”，折断宝剑与王权。当然，这只是文学家的一相情愿。

法国元帅费汀纳德·福煦1921年5月5日在拿破仑墓前谈到“赫赫武功”的一些名人，认为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大将、恺撒大帝和拿破仑一世等都想以武力控制各国命运，都觉得武力比道德公理更强大，都有“不甘守成”的本性，并指出这种本性有利于战争，但对维持和平的均势却很危险。福煦这番对历史人物

① R. B. 沃纳姆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世界历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98页。

② 英文版《名人演说一百篇》，第53页。

③ 同上，第141页。

的评价,有助于对某些欧洲特性的理解。在欧洲历史上,战争的技艺,作战的知识,治军的谋划,都被作为治国建业须臾不可或缺韬略。然而另一方面是,频繁的战事严重影响了解决长期性的深层次问题的能力,形成一种焦躁暴烈的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

第二节 冲突的多元化界定

欧洲早期的冲突和战争呈现出多样化,并未因其国体或政体的变异而增加和平因素。这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分析的那样:“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全都是共和国,其中雅典及迦太基还是商业国,但它们打仗的频率,不论是侵略或防御,绝不低于同一时代的君主政体邻国。英国政体中有平民代表组成国会中的一院,商业也是英国数百年来最主要的目标,然而少有其他国家像它如此作战频繁的。”^①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意识到希腊文化的优越性,他把历史视为西方文明世界与东方野蛮世界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其中包括希腊文明城邦反对波斯的战争。所以公元前6世纪后,希腊各城邦为减少东方亚洲人的威胁,纷纷在地中海西部建立殖民地,分布在西西里岛到西班牙沿岸。

在欧洲历史上,冲突一直绵延不绝,而且异质的文明在相互交叉的区域中频频发生暴力的对抗,不断改变着欧洲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北起波罗的海,南到地中海,西缘现在的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的西部边境,东至乌拉尔山

^①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7页。

脉一线的广大地区，历史上曾是世界上各种民族、语言、宗教长期冲突、融合、消长、重组的一个地区。在这一地区参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主体数量之多、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所无可比拟的”。^①

如果从文明的角度讲，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汉尼拔战争、蛮族对罗马帝国入侵等，都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正面冲突。“印欧人种这个术语已经约定俗成，它描述了来自亚洲和北欧强有力的祭司和战士统治的游牧民族入侵欧洲的漫长路线的特点，这些游牧民族带来了他们的男性战神和许多其他男性神祇。而且就像雅利安人在印度，赫梯人和朱塔尼人在富饶的土耳其，卢威人在小亚细亚，克甘人在东欧，阿哈伊亚人和多利安人在希腊那样，他们逐渐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们所征服的国家和人民。”^②

而多元化是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顽强表现出来的一种特征，多元化所引发的多元冲突，也就成为欧洲征战不已的一个重要诱因。多元化一方面在丰富着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又在分解着这一文明，可以说欧洲一直面临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历史挑战。

欧洲国家结构的多元主义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并与罗马—蛮族诸王国的兴衰更迭相关。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匈牙利人、鞑靼人等具有不同的种族起源，塔希佗在公元一世纪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强调了居住在罗马帝国边疆的日耳曼人的多样性。而随着罗马语言文化、制度风习大规模流行，高卢的凯尔特人开始走向罗马化。正是由于受到罗马人及日耳曼人的冲

① 冯绍雷等：《国际关系新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29页。

② 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第51页。

击和排挤，凯尔特人开始了持续的退却性转移，从而改变了欧洲、特别是西欧地区民族文化的总体格局。

在西欧，随着凯尔特势力的退潮，伴同着罗马化的推进，成为一个此消彼长的历史性过程。罗马人在广泛承纳和汲取地中海文明的基础上，建造起奴隶制大帝国。在大举对外扩张中，帝国的疆界不断向外推移，许多原先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被纳入一种政治大格局内。对外扩张的一个决定性后果是罗马接触了其他民族，包括希腊人在内的法律经验。“所谓的罗马世界帝国是在武力征服的火与剑中诞生的，使其成为由多个民族、多个种族、多种文化和历史传统组合而成的地中海文明区的一个代名词。”^① 就这样，罗马文化在扩张后成为一种广义的文化，普及到地中海世界。

公元前 60 年左右，在恺撒的统领下，罗马成为高卢的占领者。在罗马人的血腥屠戮下，高卢深受战争之苦，约有 100 万人被杀，100 万人沦为奴隶，各地区都遭到蹂躏，到处都希望建立秩序与和平。^② 面对罗马人的武力征服，高卢人的抵抗也是顽强的和多方面的，恺撒甚至在他的《高卢战记》中对高卢人的好战精神表示恭维。

罗马帝国把其法律、宗教和行政管理带给了被称为“蛮族”的其他欧洲民族，许多欧洲国家的成文史都是以罗马军团的到来和罗马法律的实施为启端的。^③ 从罗马帝国衰亡到欧洲封建建

① 徐家玲：《早期拜占庭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 9 月，第 19-20 页。

② 〔法〕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蔡鸿宾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 5 月，第 28-29 页。

③ David J. Hill: 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Longman, 1921, pp.2.